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堂三

膚

齋

林

希

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
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
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
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

堂三

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
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
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瀟
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

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
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
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
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
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

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
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
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
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
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

無力爲鬼神覷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
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夔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堂三

二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
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
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
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書爲盜日中
穴阨普回反
又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
之間其未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
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鱠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蘇狐雖小而
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

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
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
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
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
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
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
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避世而無名也二子
指堯舜也以堯舜為辯猶垣墻之上將欲
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
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

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
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
苦也坏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爲盜也千世
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
堯舜始也

南榮趺蹙然正坐曰若趺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
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也南榮趺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楚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趨勉曰道遠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
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

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闕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

堂三

四

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爲此言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蠟豆中

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不能吮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量尚小不能點化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南榮趺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趺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趺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趺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趺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
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
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
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
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堂三

五

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
氏所謂汝宵中正鬧也忘吾答因失吾問
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
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顛蒙
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既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
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其言仁義
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汝也見
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
故曰又言而信之規規蹇淺之貌揭竿而
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亡
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
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
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趨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
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
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
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
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
哉孰與熟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
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
然而可見韞以皮束物也捷閉門之牡也

二者皆執捉斂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
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
而求之於內故曰將內捷心中之攝擾欲
自檢柅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內既不
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

堂三

六

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
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
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
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
事也

南榮趯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
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趯之聞大道譬
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
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
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嗷和之至也終日握而
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音舜偏不
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
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
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
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
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
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

堂三

七

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
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
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
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
而求己不務外而務內也脩然無所累之

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見子乎不失赤子
之心也嗥哭也嗑喉也嗄聲乾也赤子嗥
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規屈
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
有空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
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瞋雖視而
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為偏
矣瞋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即
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
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

此則可以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灾也

越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蓋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

堂三

八

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撓相觸也爲怪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

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
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既聞此
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
老子又曰未也既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
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
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
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既超出禍
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
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

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堂三

九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冑中也泰
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
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
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

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
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
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
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
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
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人之所知至其
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
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
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
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

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

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
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
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胸中
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

堂三

十

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
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
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
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說
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
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
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
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
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
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
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
見差錯故曰每更爲失業亦訓事今人曰
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

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
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
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
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
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

堂三

十一

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
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若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券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
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
名也券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
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
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
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
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
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
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

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
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
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
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
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
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無親者盡
人盡絕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
法

兵莫憐于志鎔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憊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鏖鏘故曰兵莫憊于志鏖鏘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

堂三

十二

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
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
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
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
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內則爲德爲德則能神
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
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
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
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
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

卷三

十三

實者天地之間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
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
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
沒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
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

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
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
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

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
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
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
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
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
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
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
竅者有實也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
可見其意字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
上下皆是也故曰字即鳶飛于天魚躍于

淵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
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
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
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
出入故下門字

堂三

十四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
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
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

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
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
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曰始無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爲反言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

堂三

十五

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

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
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
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却
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
絕而不絕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黜反戶減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
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黜黶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
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
生者暗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

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
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
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
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
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
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皆爲
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
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

者之有脆

音胾

古來反

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脆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

堂三

十六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
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
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
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

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
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
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
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
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
鶯鳩同於同也

上面旣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
生爲本言旣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
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

爲名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
者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己之師
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
以爲己質使人以爲己節惟其因此自私
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

堂三

十七

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
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
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
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鷲鳩皆同譏大鵬亦
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

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踉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鵞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別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踉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踉弟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

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
之至者無人己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
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
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
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
金寶爲質也辟音屏除也躡足之喻爲下
面禮義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芻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
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
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

堂三

十八

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
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
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
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芻中
不爲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

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為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為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

堂三

十六

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

說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手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

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俚乎人能自晦於人也俚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嚙能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

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
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
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
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
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_{救紙}移_反畫外非譽也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
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
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
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
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

堂三

二十

爲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
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
服也侈捨去之也其足旣兀華飾何足爲
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
也非毀也胥靡城旦舂之人也彼爲罪人

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
無所著之喻

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
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

賣貨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
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
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觀此可知不餽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
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
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

堂三

二十一

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
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
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
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
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

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
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變換
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
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
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
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
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
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

篇文精誤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